

殷栗齋集

卷三

卷四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三

虞書正月上日月正元日解

虞書正月上日為舜攝政言之也。月正元日為舜即位言之也。正月又言月正者明舜不改堯正也。堯正建寅正月得天時之正故謂之月正也。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與堯時仲夏星火同蓋堯舜禹以讓相承正月朔同也。上日大傳云元日也。史記集解馬云上日朔日也。江氏云元之言始月之始日謂朔日也。唯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元日曰擇似非以朔日限也。然仲春之元日或非朔日于孟春言元日必為朔日無疑。或以元日為吉日故上日有常元日無常。然正月之吉日無常而有常元旦啓三陽之首開四時之運吉莫大焉。說者又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堯老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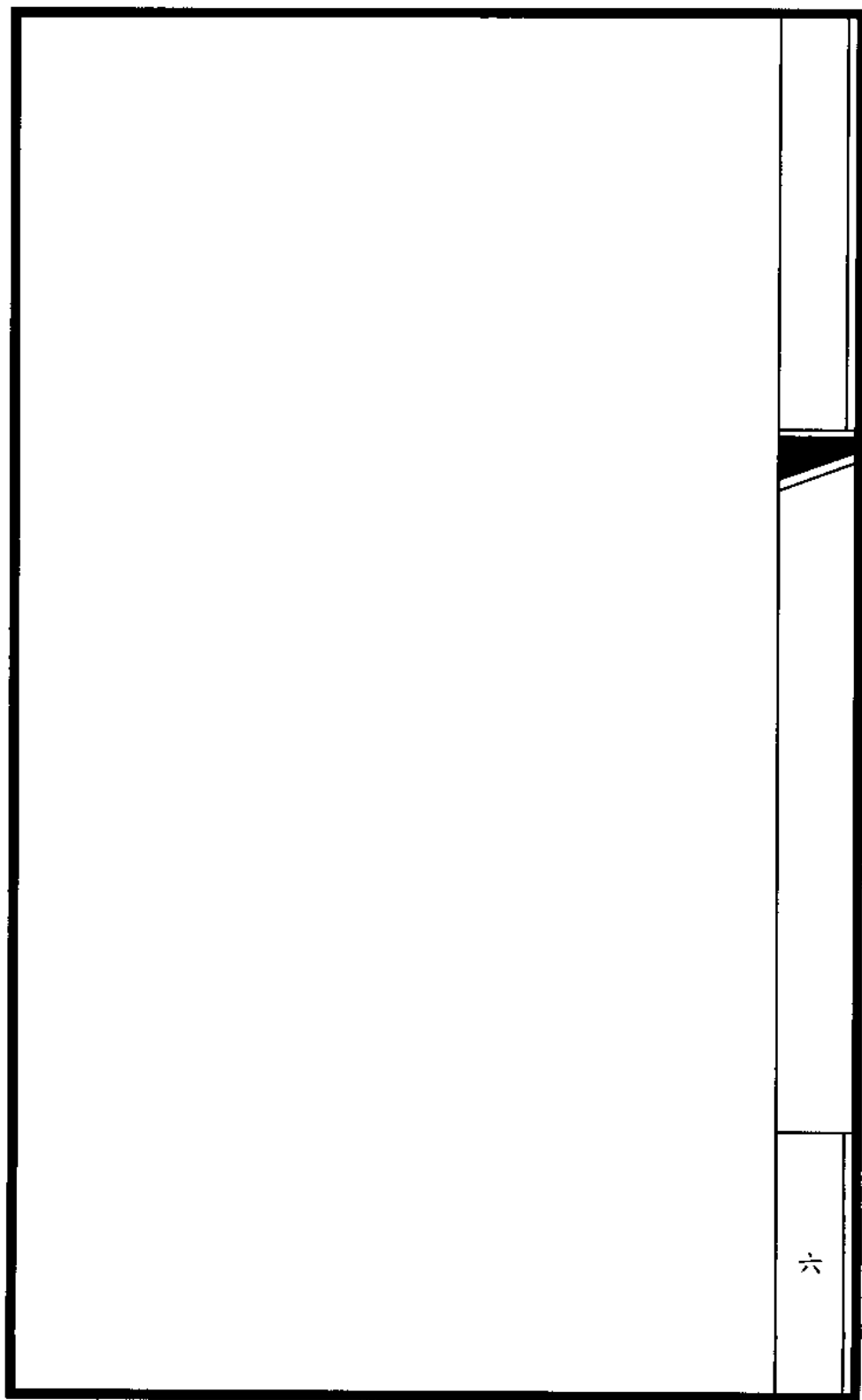
攝攝政非攝位、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改元、故云月正元
日、以本鄭說、鄭說又本詩緯推度史、緯書出於哀平、未足據也、北
史李業興傳、以正月上日為夏正、堯正建寅而非建丑也、况夏
小正之古、大中共、合于堯典之仲夏星火、以業更不可搖動、舜即
位、古月正、堯實建寅為月正之義也、建寅為月正、故元日必為月
朔、玉燭寶典有三元三朔之稱、三元者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三
朔者夏以平明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重月尤重日
也、春秋書即位、祇曰元年春王正月、而不書日、何也、曰以虞書通
之、則知其為正月元日無咎、雖不書日、以意會之可矣、

十六篇古文尚書既有舜典則格于文祖之後舜已即位其所行事應入之舜典而乃全在今文二十八篇堯典之內何歟

舜即位後其所行事仍入今文二十八篇堯典內去蓋舜所行之事即終堯之事也舜咨岳命百揆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帝堯也熙光載事也舜光顯堯事也經文明言之矣然則唐虞雖兩朝仍作一朝觀也孔子曰唐虞之際際者兩朝為一朝之謂書堯典不言唐書而言虞書皆此意也然則舜典所言何事曰亡之久矣不可致而仍有可致也孟子所引舜事大半不見于尚書如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及謨蓋都成我績云云與孟子文體尤不類以

必出舜典無怪或曰史公後安國問故親見古文舜典矣而舜本
化多據今文堯典則堯典之分慎微以下為舜典或不盡作偽古
之為歟曰舜典既亡今必以為舜事序于舜本化也鑒也況且史
公雅通古文而所重仍在今文漢一代風氣然也重今文故從今
文堯典錄舜事又何怪乎或又曰堯典舜事以堯事更詳矣奈客
勝主何曰非客勝主也客之賢益以見主之聖也堯舉舜舜之用
人行政澤究當時功被萬世庸堯之力不匹以堯典叙事之例足
法也或又曰唐虞既兩朝為一朝矣然則舜繼堯之統繼統即繼
嗣乎繼統即繼嗣誠然天經地義萬世不能移易特非所以論乎
真禪讓之世也任雖言文祖而不及舜之祖然舜既即位嘗自立

祖廟殆亦在舜典而亡也中庸言舜孝曰宗廟饗之皋陶謨亦曰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以舜之自立祖廟也不過文祖迄堯之廟舜
皆不毀而主祭之丹朱相馬後宜之礼也七受讓之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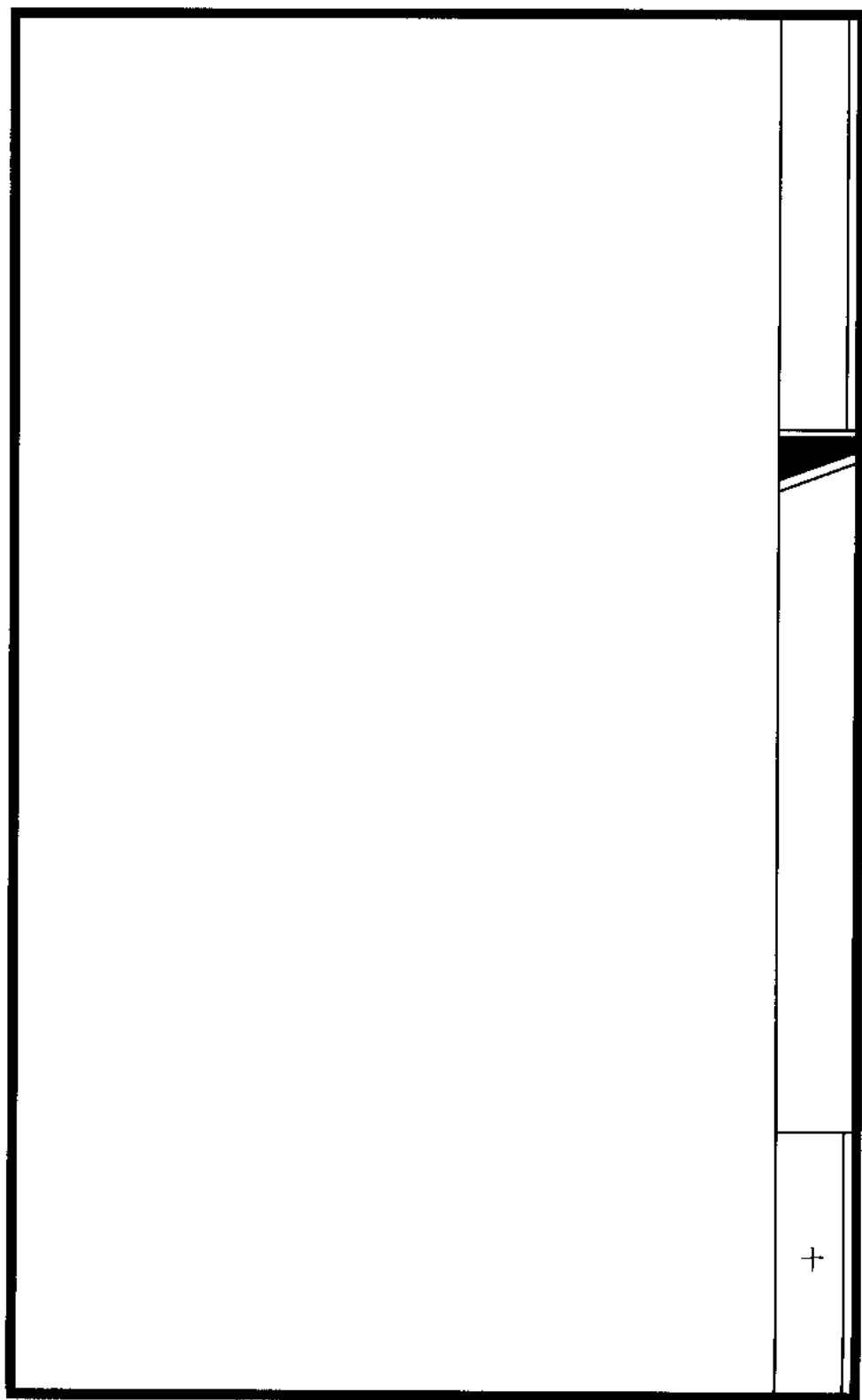


堯典柔遠能邇蔡傳柔者寬而撫之也其說當否

蔡傳柔者寬而撫之未嘗也中庸曰柔遠人也言遠人未柔而王
政柔遠人也左傳曰柔服德也柔者非寬柔也徒曰寬柔而已遠
人之所以疆也然則寬而撫之不必猛以制之乎曰以猛視寬
其弊均也伯興主和而敗開禧主戰而亡敗矣即其不敗有如秦
皇漢武之世中國之威以馬一振然振中國之威者一時耳而中
國元氣受其虛耗不可以數計也今之論者輒曰恨秦皇漢武不
再出吾敢謂秦皇漢武再出亦無如何也彼遠人窺伺中國之虛
耗久矣人心瓦解大勢已去甚且人人有寧事戎狄之思想如使
秦皇漢武再出亦宋之開禧而已去伯興幾何乎曰然則如之何

而可善夫唐太宗之言曰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千古禦夷之策無過此者孔子之作春秋也詳內而略外以內其國外諸夏健則內諸夏外夷狄佚則夷狄進爵內外合一論者以為同手禹貢抑知禹貢六堯典誼也堯典柔遠能迩柔安也迩近也王氏謂安遠者先能安近是也以互文也安近之法不主手寬不主手猛有時應寬則寬如漢承暴秦之後黃老清靜亦足以成蕭曹畫一之治也有時應猛則猛如子產于族大寵多之條而以刑名治鄭武侯固別璋開弱之後而以申韓治蜀也然則蕭曹之寬蕭曹之能安近乎非也子產武侯之猛子產武侯之能安近乎亦非也以蕭曹子產武侯為能安近誠然以蕭曹子產武侯之能安近在于寬

猛不知其有主宰乎寬猛之內者非寬猛之自為主宰也主宰乎
寬猛之內者讀堯典而可知也堯典之安近在其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未聞其在寬猛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即健之曰蠻夷率服
蓋安近自能安遠柔遠能迩之解在是矣偽傳安遠乃能安近失
其義也蔡傳以遠近平言于上下經文義亦未貫也按柔遠能迩
凡見之書者三見之詩者一書則以文及頌命文侯之命詩則大
雅民勞之篇其必古人對于以一語以為稱一無二之名古不然
何不嫌詞重而句複若此



虞書疇若予工解

虞書疇若予工、疇誰也、若順也、工如曲禮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革工、及攻工、記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若本經所言凡釐百工、指百官言之、迥不同也、工曰予工者、親切之辭、謂舜以誰能順予工、咨四岳也、然順之之法有辨焉、井田之制、農多于工、井田既廢、工多于農、工在四民中、不閤聖人詩書之教、而人數又最多、苟無法以駕馭之、役使之、則危險已甚、况又順其所為、必至無所不為、使四民受害、天下從此多事、而謂聖人為之乎、所謂若予工者、必是使予工順道而行、非我一順工之所為、惟工之命是聽也、有順其道則

予工不順其道則予敵。惟敵患生，惟在內之敵比，惟在外之敵尤。害若予工云者，聖人有微意存焉。考其文義，予工與朕虞同。若予工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同，草木鳥獸順其道則蕃之，育之不順其道則難之。猶之芳蘭在門，不得不餽，何況荆棘，麟出非其時，猶謂不祥，何況象、虎、蛇？知所以順予草木鳥獸，則知所以順予工矣。舜命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而後咨垂若予工，蓋中庸子庶民，然後來百工之次序也。穀與教刑無所掌，是未為視民如子，百工其肯來耶？百工既來，所以順之者，應兼天時地利人事之順。言之，天時之順如月令，所云監工日號，毋悖于時者也。地利之順如攷工記，所謂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者也。人事之順如月令所

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者也。三者之中以順人事為最要。攷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聖人有規矩法度以範圍之使其順道而行也。時至今日乃竟有大謬不然者。自華洋雜處藝學叢興凡以一技之長一工之佃莫不運機鬥巧制勝出奇日異月新波譎詭鬼斧神工莫能名狀不必執規矩以為形模不必守準繩以為標識。變成法者則目為投時之利器。談舊制者則斥以明之黃花。而先王制器尚象之精意蕩焉無一二之存。周礼失冬官有錄來矣。語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蓋言由以以得彼由淺以及深。而今日百工之不拘乎常法者因無一定之心思故無一定之制度焉。善乎丈人之對子貢也曰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而更假之使得為所欲為、堪
設想耶、於此、沈曰、吾以若予工也、吾以若予工而效舜之咨垂垂
之弓、和之矢、又將復見於今日、且過之無不及也、噫、以此解若予
工、虞書反為厲階矣、吾謂虞書之必要辨而不容誤解者有二、若
柔遠于工與能通是也、柔遠謂使遠人柔服、非解家所謂寬而撫之也、寬
而撫之、明示以弱敵情、無厭得寸入尺、國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况
遠人之得以戰勝吾國、兵戰之外有學戰、學戰之外有商戰、商戰
之外有工戰、明于柔遠之義、則若予工之義有闕焉、中庸九經于
來百工之後、即次之以柔遠人、豈無因乎、

虞書曰詩言志是唐虞以來有詩矣而詩經初采周詩附見

商頌唐虞夏無聞焉其故安在

詩經不采唐虞夏者世遠不可攷也。正考父時商頌尚有十二篇。正孔子則僅得五篇。商以前從可知矣。且六詩之名昉于周官。必因以前六詩未備。六詩未備于詩格。六所謂美、貳、箴、誡、儆、有可攷。未足以備勸戒也。然獨附見商頌何也。曰周因于殷禮。附商頌所以見終始之義也。于易化采周易而終于既未濟。既未濟言高宗伐鬼方。六周詩終商頌之比例也。吾謂詩經雖唐虞夏無詩而六有詩。唐即堯都魏。則舜禹舊都也。唐魏風俗之儉勤。犹有唐虞夏之遺。是故子夏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離離乎若